

报人孙犁是什么样的?

——读侯军《报人孙犁》(下)

张家鸿

报纸,是孙犁绽放光芒的主阵地

若无几十年在报纸这块园地里的默默耕耘,必无完整的、真实的、圆满的孙犁。因此,报人孙犁是不可忽略的研究课题。报人孙犁是什么样的?

“所谓编辑部,不过是一条土炕,一张炕桌。如果转移,我把稿子装入书包,背起就走,人在稿存,丢的机会也可能少一些。”对此,侯军认为,“既是一种信念,也是一句誓言。真该请所有从事编辑事业者,铭之座右!”这是责任心,甚至可以说是使命感。若无热爱,必然没有如此掷地有声的四个字——“人在稿存”。除却热爱,还需要有敬畏。“丢失稿件,主要是编辑不负责,或者是对稿件先存一种轻视之心。”这是身为编辑的责任与担当。

可谓律己甚严。

孙犁是如何用稿的呢?不唯名家,不薄新人。稿子用不用,只看水平高低、质量好坏,不看亲疏远近、不看名气大小。彼时未有名气的铁凝,短篇小說《灶火的故事》在别处被认为路子有问题,却被孙犁发在《天津日报》的《文艺》增刊上。孙犁主持的报纸副刊,对学生作品欣然接纳,并且无私鼓励。刘绍棠、从维熙、韩映山、冉准舟等人就在孙犁的鼓励下,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展示了自己的文学风采。

梳理孙犁一生编报办报的气度与做法,并不是侯军的最终目的。此举更深远意义在于,为当下处境尴尬的报业,寻找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源。这份资源,在于办报的方法或策略,更在于办报的态度与精神。对当下的新闻媒体工作者来讲,孙犁

的诸多做法是值得借鉴的。“我们作为他的同行和晚辈,理应潜心研究他在报纸副刊方面的理论和实践,让孙犁在办报方面的‘烁烁其辉’,与其文学成就一样,焕然同光。”这是侯军的呼吁。

相对于记者或编辑,报人是只有少数人才当得起的身份。如此论断,并非记者或编辑低于报人,或者报人高于记者或编辑。只是,于此有必要进行一定的区分。只有通过办报来实现自我理想、谋求国家前途、深深启迪读者,且通过这一举动确实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人物,才称得上报人。很显然,从难易程度来讲,前者较易,后者实难。前者更着眼于自身与当下,后者更放眼周遭与未来。

十年前,笔者写过一篇《想念孙犁先生》,是孙晓玲女士著作《逝不去的彩

云——我与父亲孙犁》的读后随笔。而后的几年里,通读了《耕堂劫后十种》与《书衣文录全编》,心中的想念越发炽热。读孙犁的时间并不太多,却是断断续续地在读,不曾完全舍下。他不是我十年阅读之路的主角,是一直藏在心中的那个作家。作家前头无需点缀“伟大”或“大”,然而,并不影响他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这与《报人孙犁》的作者侯军的感觉是相通的。

有些作家生前热闹,是众人关注的焦点、围绕的核心,死后则迅速湮没无闻。有些作家生前孤寂、清冷,从不与人成群结队。离开得越久,越能激起人们的怀念与热爱。这与作品的生命力有关。很显然,孙犁就是这样的作家。这是侯军以及包括我在内的无数读者都认同的。

从国学经典中,我们可以发现:古代文人读书有个目标,即“格物致知”。因此,古代读书人,大都有“一事不知,深以为耻”的思想观念。三国时期曹魏官员吉茂,就是奋力追求这一目标的藏书家。

吉茂字叔畅,冯翊池阳(今属陕西)人,家族世代显赫。据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·吉茂传》记载吉茂“好书,不耻恶衣恶食,而耻一物之不知”。这所以是说吉茂嗜书好学,秉持着儒家传统的求知理念,在生活上不在乎恶衣恶食,而在求知上却以一事不知以为耻。

建安(汉献帝年号,196—220)初年,关中地区经过郭汜、李傕二人作乱后,刚刚安定下来。吉茂和友人苏则一起隐居山中,每日以读书自娱,二人相互诘难,交流学问。每当吉茂被问得回答不上来时,倍感“裁面”,于是他更加勤奋,废寝忘食地潜心研学,精心思考。

几年之后,苏则做了酒泉太守,吉茂也任职临汾县令。在职期间,吉茂清廉而宽宥,深得民意。他生活俭朴,余钱皆用来购书。据说,他藏书很多,书籍摆满屋子,遮挡了窗户,致使通风不畅,妻子很不满意,但也无可奈何。

建安二十二年(217),有一天,吉茂忽然被官吏逮捕了。人问其故,他自

己说:“因为我收藏了禁书。”此前,朝廷为了专制统治的稳固,明令禁止私藏讖纬书籍和兵法图书。讖指讖书,是秦汉间巫师和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。纬指纬书,是汉代的一些神学迷信者附会儒家经义编写的一类书。这些讖纬书籍在当时有搅乱民心之嫌。私藏兵法图书,在当时则涉嫌造反,于统治者不利。而这些书,吉茂全都藏有。所以,一开始,吉茂认为自己因此而被捕的。由此,我们也可以看到吉茂藏书读书的瘾有多大。

其实,讖纬之学和兵法图书,对于封建时代的专制统治和社会发展,有一定的积极作用。而且,也正因吉茂这样的藏书家对于这类图书的保存和一代代的传承,才让今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传统经书之外的更多样本。由此,也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。

实际上,吉茂被抓的原因并非是藏书,而是因为他一个叫吉本的族人,纠集了一些人要造反。官府知道后,便将吉本有关的族人包括吉茂,全都抓了起来。后来,幸亏相国钟会帮忙说话,称吉茂和吉本已“出五服”,即亲属关系超出了五代。吉茂才被释放。

藏书家故事

藏书有瘾的吉茂

陈德弟

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

鲁北

我说自己手不释书,有些夸张。我喜欢读书,倒是真的。

以前,我出发,或参加会议,都会在文件包里装一本书,或几本书,在出发的路上或会议的间隙读上几页。

我喜欢读书,也成为妻子教育外孙女的活教材。我下班回到家里,饭还没有做好,就拿上一本书,坐在沙发上读。外孙女上小学一年级了,喜欢玩手机。周末来我家,就要她姥姥的手机。这时,她姥姥就会对她说:“你要向你姥爷学习,一有空就读书。”

我从小喜欢读书,几本教科书都翻烂了。但那时候买不起课外书,想买一本《智

取威虎山》的连环画,需要割几十斤青草,卖给生产队,才能买上。不像现在,我一下子给外孙女买课外书五六本,都不眨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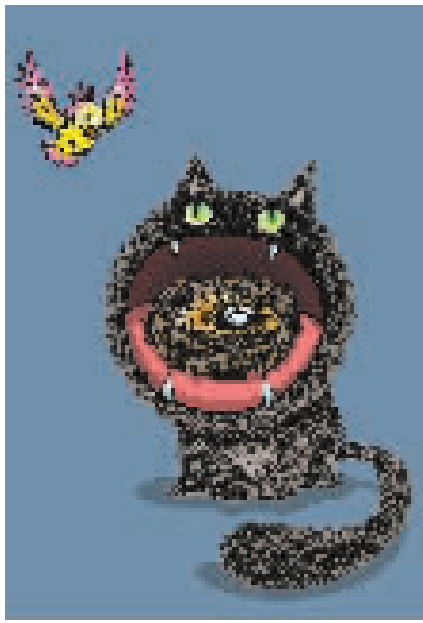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,现在读书的人不多,不读书的人大有人在。有一天,一位同事到我工作室,看到我桌上的一摞书,惊讶地说:“真佩服你,还能静下心来读书,我已经二十多年不读书了。”我一听,感觉好可怕,人生有多少个二十年?

我以前工作的时候,有一次,领导在“书香政协”建设专题会议上,动情地说:“现在大家住房条件好了,家家户户都有书橱。我们的书橱上要摆上几本书,不能光把几瓶子酒摆在上面。我们要让

后代知道,他的爷爷、姥爷也是文化人。”

书到用时方恨少。读书吧,读一本书,读两本书,慢慢地,聚沙成塔,集腋成裘,用不了多久,你就拥有书的海洋。

读书的快乐,是捧一部手机划来划去的快乐的千百倍。去读书吧,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吧。



●格言画

杨树山画

伪装单纯是一种巧妙的欺骗。
——拉罗什福科

小说评论家伍尔芙

赵玫

稍晚的意识流小说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福克纳。在艺术的表现方面,他无疑是更具探索精神的尝试者。《喧哗与骚动》堪称福克纳意识流小说的登峰造极之作。而他的意识流显然又有了新的拓展。他似乎已经不再满足于那种线性的意识的流动,而是让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人物的不同思绪不停地跳跃和转换。那是一种环绕着的流动的声音,复杂的、模糊的、多元的,由此便造成了他小说中的那种非常独特的立

体的感觉。这无疑也更为接近生活的原生态。可惜伍尔芙也许根本就没有读到过福克纳的作品,否则,她一定会说,福克纳是美国乃至世界当之无愧的那个最伟大的作家。

是的,普鲁斯特、乔伊斯和福克纳都写出过最优秀的意识流小说。但是他们却不曾有对这种写作方式的详尽、系统而又精辟的论述。而伍尔芙不同。伍尔芙写作,并且阐述。她希望她的理论和创作并行。因为她的思考的深度,以及她所拥有

的那种表达的能力。所以,她在写着《海浪》、写着《到灯塔去》的时候,就不能不对这种崭新的写作方式进行剖析和总结。

让我们跟随着《论小说与小说家》,跟随着伍尔芙的眼睛,去解读历史中的那些不朽的作品与作者。她读了那么多,又写了那么多。而不论她写谁,都会在行云流水的文字中,闪烁出独特的智慧。

记得一个晚上我和女儿独自在家。我们独自在家的那个时刻令人难忘。那时候不曾有过对这种写作方式的详尽、系统而又精辟的论述。而伍尔芙不同。伍尔芙写作,并且阐述。她希望她的理论和创作并行。因为她的思考的深度,以及她所拥有

么?是的,为什么?我蓦地就想到了伍尔芙,就像心头掠过一道闪电。那是我曾读过很多遍的《〈简·爱〉与〈呼啸山庄〉》。于是,我对女儿说,你等等。然后,我就从书架上找出了伍尔芙的《论小说与小说家》,并开始为女儿诵读伍尔芙为勃朗特姐妹所做的那篇精彩的评论。

在伍尔芙看来,对于像勃朗特姐妹那样带着诗人气质的作家,她们要表达的意义和使用的文字不可分离。而那意义本身,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观察,还不如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绪。

人文经典

阅读伍尔芙随笔之三

古人如何防暑降温

韩铁铮

面对炎炎夏季,早在周代起,不同时期的古人就已想出了各种办法防暑降温。《周礼·天官·凌人》记载:“凌人,掌冰。正岁十有二月,令斩冰,三其凌。”每年冬天凌人都要带领众人采冰封存在冰窖里,以备夏季使用。“祭祀供冰鉴。”清代李光坡在《周礼述注》记:“鉴,如甑,大口,以盛冰。”冰鉴不仅可以盛放冰块,还能放置大量食物,起到了现代电冰箱的作用。

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:“二之日凿冰冲冲,三之日纳于凌阴。”藏于凌阴(冰窖)中的冰,到天热时取出用以冰镇食物,也可做成“冰厨”,降低室温。东汉的赵晔在《吴越春秋》中记载:“勾践之出游也,休息食宿于冰厨。”冰厨里面摆满了冰块,既是电冰箱又是空调。

汉代发明了机械风扇,增强空气流动。汉代

刘歆的《西京杂记》卷一记载:“长安城巧工丁缓,作七轮扇,其轮大皆径丈,相连续,一人运之,满堂寒凛。”

宋代王谠《唐语林》卷四:“玄宗起凉殿……时暑毒方甚。上在凉殿,座后水激扇车,风猎衣襟……四隅积水成帘飞洒,座内含凉。”水顺着四周的房檐流行下来,好像水帘洞一般,坐在屋里清爽宜人。长安市场有专门做卖冰生意的商人。五代王定保撰写的《唐摭言》:“删人为商,卖冰于市。”元代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中写道,宋孝宗命人建立了“翠寒堂”,堂周围种满了花草树木,“鼓以风轮”,人进入堂中后“不知暑热”。

据马未都考证,《清明上河图》描写的是夏末场景:热浪尚未退去,画面上有很多拿扇子的人,还有人赤着胳膊、上身。